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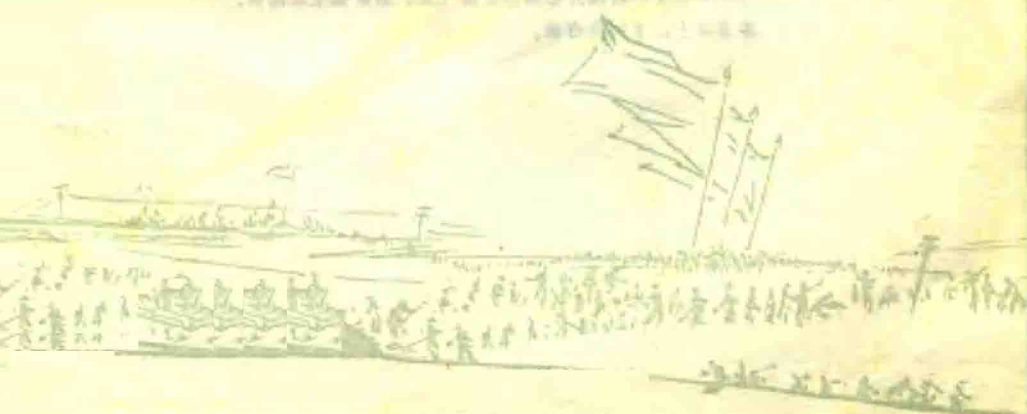
咆哮的松花江

林子 谢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上册

林子 谢树



咆哮的松花江

(上册)

林予 谢树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5 2/16·插页 2·字数 810,000

1975 年 11 月第 1 版

197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统一书号: 10093·89

定价: 1.10 元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六十年代初期东北农村一个生产大队反对“三自一包”的斗争生活。

一九六二年，松花江畔临江大队正在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根治蛤蟆塘，抗灾夺丰收的时候，又面临着阶级敌人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严重挑战。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大队党支部紧紧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混进县委领导班子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搞的“两包试点（包产到组，包养到户）”工作组、以及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小说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六十年代初东北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绚烂的生活图画。并以广阔的社会斗争生活为背景，着重塑造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光恩的英雄形象，同时还刻画了县委书记赵光明、老工人李大业、老贫农刘福、大队干部陈庆山、刘英子、知识青年李志农等一系列先进人物，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揭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阐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语言也生动流畅。

本书分上、下两卷出版。

目 次

第 一 章	在寒流面前.....	1
第 二 章	两位书记	29
第 三 章	信号	54
第 四 章	梁满囤的烦恼	88
第 五 章	李小俊造反.....	109
第 六 章	交锋.....	131
第 七 章	县委书记和他的女儿.....	168
第 八 章	江南吹来的邪风.....	197
第 九 章	心里的疙瘩解开了.....	217
第 十 章	处处有狂澜.....	243
第十一章	高瞻远瞩的赵光恩.....	276
第十二章	谁下的兔套子.....	310
第十三章	金光照在心坎上.....	329
第十四章	触角伸出来了.....	349
第十五章	风雪东大甸.....	370
第十六章	李富贵和五铤金镞子.....	391
第十七章	贼人先告状.....	416
第十八章	风波乍起.....	441
第十九章	反击.....	460

第一章 在寒流面前

这是一九六二年早春的一个薄暮。

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突然袭击了松花江两岸。头年霜降以前，从白头山天池里流出来的松花江，还抖动着一身暗蓝色的鳞片似的闪光，发出呜呜吼吼的咆哮声，后浪推动前浪，昼夜不停地朝前奔。那时候，站在江边一瞅，打上游飘下来的小船，就象树叶子一样，在江心颠簸得晃晃荡荡。眼下，奔腾咆哮的松花江却纹丝不动地躺在南北两岸庄稼人耕种的土地当间，变成一条玉带似的冰川了。突然袭来的寒流，气势汹汹地打它身上滚过，卷起一阵阵象刀子般尖利的寒风和一团团雪雾，肆无忌惮地在两岸的旷野上抖起威风来。枯萎的荒草，瑟缩着低下了头，无可奈何地听凭寒风的扫荡。赤身露体的电线杆，颤抖着声音在呜呜苦叫。如果这会儿，你能到冰冻的松花江边站上哪怕三两分钟，就会听到那种“嘎吧，嘎吧”裂冰的声音。冷，刺人肌骨的酷冷啊，使得千里冰封的松花江竟也发出了难忍的呻吟！

乖戾的西伯利亚的寒流啊，肆虐的大自然的冷风啊，且不要以为，经过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之后，当寒流在空旷寂寥的原野上横冲直撞的时候，真的就会出现象唐朝诗人柳宗元所描绘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那种景象？不！

不！这会儿，肆虐的寒风不就遇到强劲的对手了吗？你看，当它卷起雪粉漫天飞扬的时候，它被几块坚实地埋在冻土里的巨幅标语牌阻挡住了。它只好呼啸着发出几声哀叹，打着旋儿败下阵去。这几块标语牌巍然不动地屹立着。标语牌上用鲜红夺目的美术字写下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豪情壮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灾荒，誓夺丰收！”、“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战一冬春，誓教红眼蛤塘变良田！”……标语牌四周，是一片二百亩方圆的工地。工地上有百十多号人，正在奋力扬撒着十几挂胶皮轱辘车拉来的冻沙子。干活的人，嘴里、鼻孔里喷着一缕缕热气，帽沿边散发着腾腾热气；热气一遇酷寒，便在胡茬上、眉毛上、帽耳上、衣领上结下一层白茸茸的细霜。这些干活的庄稼人，好象丁点儿也没感觉到寒风和酷冷的威胁，只是一个劲儿地使锹把冻成块的沙子，向指定的地段扬撒开去……这是松江县西集公社临江大队的社员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为改造二百亩红眼蛤塘，向大自然展开的一场搏斗啊！

工地上，“嘟噜——嘟噜——”清脆的哨音吹响了。随着，一个粗犷的嗓门儿迎着呼啸的寒风大声呼喊起来：

“收工喽！收工喽！”

喊话的人，披一件半旧的黑咔叽布棉大衣，里身是黑市布棉衣，腰间扎着一条黄铜卡子的黑红色的军用皮带；脚蹬一双棉胶皮靴，打着半截白帆布小裹腿；头顶上的狗皮帽子忽扇着两只卷起来的帽耳。帽沿下两道浓黑的剑眉，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端正的鼻梁配着四方海口。论岁数不过三十二三上下。他就是临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眼下

兼任工地总指挥，人称“铁汉子”的陈庆山。

听到哨音和陈庆山的呼喊，干活的社员们才直起腰来，拍打着身上的雪粉和尘土，有说有笑地扛起铁锹，陆陆续续向着不同的方向——大队所属的三个自然屯：临江屯、靠山屯、翻身屯走去了。可是，还有的人恋着手里的活计，舍不得马上就走。陈庆山只好再把含在嘴里的哨子吹响，四下里催促着：“回家！回家！天头太冷了。回家去喝口热汤，吃口热饭，暖和暖和身子！留股子后劲儿，明早再干！”

其实，恰恰他陈庆山就是素来不懂得留后劲儿的一个。难怪老支书赵光恩丁价儿提醒他：“天头冷，活儿重，咱们灾区的条件又差，要想把大家伙儿这股子劲头儿抻得长久，你这总指挥在安排活计上，可得留有余地呀！”这工夫，他一边催促着人们：“快回家！再不走，我可要使棒子撵啦！”一边却感情激动地想道：“尽是一些响当当的硬汉子啊！分明肚子里饿得咕咕响了，手脚冻得不好使唤了，还是要争分争秒地干。为的啥？打一场农业翻身仗，战胜灾荒，建设社会主义嘛！不靠天，不靠地，咱靠党和群众！帝修反吓不倒咱。再大的困难也要打咱脚底下踩过去！”

从打响午出工到现在，他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给自个儿留下。又是扬沙子，又是卸车；一会儿，找各工段的负责人开个小会，一会儿又去割柴草拢火，给大伙烧水喝。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哇！晌午在家里吃的菜饼子，早就消化尽了，肚里饿得咕咕山响。是啊，象他这样的壮汉子，漫说是菜饼子，就是十五个粘豆包，怕也早就不顶事了。他却完全没有理会肠肚的呼叫，使劲儿把腰间的皮带勒了勒，好象这一勒

就把饥饿勒跑了似的。现在，说句实话，他确是有些精疲力尽，连迈动两条腿都觉得沉甸甸的了。

陈庆山撵走了几个恋战的社员之后，忽然发现那摘下羊剪绒皮帽、脱掉黑咔叽布短大衣的青年突击队的副队长、五队会计韩国有，照旧甩开一把锹，象一阵风似地把面前的沙堆向四下里扬撒开去。陈庆山三脚两步来到韩国有跟前，用他那有力的大手，一把抓住韩国有的胳膊，又亲热又责备地说：“国有，你逞啥能？你是铁打的身板儿吗？”说着把短大衣给国有披上，又抓起羊剪绒皮帽扣在国有头上，夺过国有手里那把锹，把大手一挥说，“走走走，韩大娘在家里等着你呢！”

韩国有喘一口长气，一边穿衣服，一边回答：“我寻思，三下五除二把这堆沙子扬完，省得留下个尾巴。”

陈庆山说：“那好说，这个尾巴我来割！”说着抡圆了锹，沙子便象金粉似地漫洒开去。陈庆山一口气甩了几十锹沙子，刚想直起腰来，突然一阵恶心，只觉眼前金花缭乱，险些栽倒。

韩国有连忙一把扶住，愣愣地望着庆山那渗满了大汗珠子的宽脸盘，关心地问：“庆山哥，你……”

陈庆山定了定神，抹一把脑盖子上的虚汗，满不在乎地回答：“没啥。我使猛了劲儿，差点造个趔趄。”

韩国有望着陈庆山煞白的脸色，摇了摇头说：“不对，你的脸都不是色了……”

韩国有的话还没说完，陈庆山又惊喊了起来：“国有，当心把你的耳朵冻坏了！”说着，替国有把卷起的帽耳朵放下来，

同时批评道：“还是个突击队的副队长呢，你的队员要都照你这样，不全都累趴窝了吗？啊？”

韩国有嘿嘿笑了两声，没有答话。这当儿，他直觉得庆山哥这几句既责怪又亲热的话，象一股暖流传遍了周身。

“国有，眼下还是困难时期，咱们党员应该咬紧牙，带个头，领着群众闯过去。凭这点，我倒是挺佩服你呀！”

庆山说话的工夫，国有忽然感到庆山哥那两只干活的大手变得无力了，动作也迟缓下来。只见他脑盖子上又渗出一粒粒虚汗。国有不由惊诧地喊道：“庆山哥！你咋的啦？”

也许只是一刹那的工夫吧？陈庆山又瞪圆了两只大眼睛，两手又变得灵活有力。他半带责怪地对国有轻声说：“咋也不咋的，你大惊小怪干啥呀！”

这回韩国有得了理，也带着埋怨的口吻对庆山说：“好啊，才刚你口口声声批评我不注意身板儿，可你自个儿呢？你准是肚子饿了，身板儿发虚啦！”

陈庆山一听，连连摆着大手，尽量压低了声音说：“吵吵啥？国有，快别吵吵啦！”

“不光吵吵，我还得告诉老支书去！”

陈庆山一把拽住转身要走的韩国有，连忙说服道：“国有，你是个党员，应该懂得个影响问题儿。你这一吵吵，可工地都知道总指挥身板儿发虚，顶不住劲儿啦，那会造下啥影响？不正好给扇阴风的富裕户造下口实吗？你呀！”

韩国有暗暗佩服庆山哥看问题和处理事情的政治敏感性。但嘴头子上仍犟犟着说：

“不吵吵也中，得有个条件，你麻溜儿回家去！”

“中！这一回，我这个总指挥就听凭你的调遣吧！”陈庆山无可奈何地咧开大嘴笑了笑，把手一挥说，“走！”

说着，两个人整整衣裳，拍打拍打身上的雪粉，一同朝翻身屯的方向走去。

刚走了一段路，陈庆山忽然发现前面一个高身量的壮汉子，正站在道旁四下里撒眸[⊖]着，好象在等人。陈庆山连忙喊了声：

“满囤！”

被唤作满囤的人，停住上下跺踏着的两只大脚，转过身来。只见他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身披一件羊皮大哈，一身青市布棉衣，腰间扎了一条窄条皮带。他身材魁梧、壮实，宽额头，高鼻梁，浓眉，大眼，年纪在三十一二上下。他姓梁，是临江大队党支部、副大队长兼第五生产队队长。

梁满囤回头看了一眼陈庆山和韩国有，瓮声瓮气地问：“啥事？”

陈庆山说：“支部决定，打明几个起，你们五队再出两挂车到工地来拉沙子，你倒是安排了没有？”

梁满囤瞥了陈庆山一眼，有些不满意地回答：“呵，你昨几个下的令，今几个就来催命啊！”

“咋的？问你安排了没有？咋就是催命呢？”

“你总得容个空儿嘛！”

“容个空儿？！”陈庆山看着梁满囤那丝丝拉拉挺不情愿的模样，心里有些气闷，便直通通地说：“咱可不能老牛拉破车，

[⊖]撒眸：东北土语，四下里张望的意思。

慢悠悠地晃荡。今年春脖子短，种地得往前赶。咱们这蛤蟆塘的改土修渠工程，说啥也得在谷雨前完成。可眼下铺沙的任务还差一大截子呢！……”

没等庆山把话说完，满囤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改造蛤蟆塘？！有你们捉瘪子的时候。”

“啥？你说啥？”性直气粗、立场鲜明的陈庆山一个箭步冲到梁满囤跟前，望着从小一块堆长大的光腚兄弟，气恨地叫了起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韩国有着了急，连忙抻了庆山一把，说：“有话明儿个再说吧！”

“不中！”陈庆山甩脱韩国有得手说，“今儿个我非跟他掰扯个清楚，辩个谁是谁非不可！”

韩国有着急起来：“咋又变卦不回家啦？”

陈庆山带着歉意地对韩国有笑了笑说：“咋不回呢，你先走一步吧！”

韩国有知道一时说服不了陈庆山，嘴里咕哝着：“争吧，辩吧，等我去找个能调遣你的人来！”说着转身寻找什么人去了。

这里，干活的社员们陆续散去以后，二百亩正在改造的蛤蟆塘工地越发显得空旷寂静。一阵阵呼啸的冷风掀起漫天雪尘，直逼得人喘不过气儿来。

梁满囤一边来回跺着两只受冻的大脚，一边很不耐烦地望着庆山说：“你想辩论个啥？大冷的天，你还没冻够咋的？”

“你嫌冷啦？哼！咱得把话说清楚。”庆山喘着粗气回答道，“这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儿！”

“好！那我就把心里话再跟你说一遍。”梁满囤梗着脖子，刺儿哄哄地说，“我说你这个工地总指挥可别忘了，眼下不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眼下是连年遭灾的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二年又咋的？”

“这话还用问？其实，你心里也明镜似的。眼下人吃马喂都偏紧，肚里少食，干起活来能有劲儿吗？你寻思指望大伙憋着泡尿，在这冻得鬼吡牙的天头里，就能把这红眼蛤塘改造成油沙地呀？嘿嘿，这不是一口气儿吹个糖人，没那么容易的事儿！再说，将来还有火龙岗那块硬骨头，咋啃？”

听了梁满囤这番话，陈庆山都要从胸膛里蹿出火苗子来了。他望着比自个儿小一岁的、从小在苦水里一起泡大的光腴兄弟，又是气，又是恨。一时间，只觉得满腔的热血在周身沸腾，早把饥饿忘到脖子后头去了。陈庆山连连喘着粗气，气恨得不住地点晃着脑袋说：“满囤，到了儿你对改造蛤蟆塘还是思想不通啊！”

“明摆着的事，瞎子点灯白费蜡，能叫我思想通吗？”

“那你说说，你心里打的啥谱儿吧？”

“依我说，得松一松弦啦！这根弦再往紧里绷怕要绷断喽！春耕前，让大家伙先喘口气，养养精神。各生产队狠抓一抓收入，改善改善社员的生活。把这一冬猫过去，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这才有指望在芒种前把大田种下去。再盼个风调雨顺，闹个丰产丰收，就满够份儿啦！我早就在支委会上提过，红眼蛤塘是个无底洞，咱填不起，趁早收摊子。可是谁听我的呀！好，那咱就秋后见真章吧！”

梁满囤一口气儿说完了这番话，连瞅也没瞅一眼陈庆山

的神情变化。他早已经不再指望从陈庆山那里能得到丁点儿支持；因为自打去年秋天老支书赵光恩在支委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造蛤蟆塘计划的那时起，这两个自小的光腚兄弟就争，就辩，直到闹得脸红脖子粗。这会儿，当陈庆山又问起他心里打的啥谱儿时，他觉得不照实说出来，心里实在憋得慌。

“满囤啊满囤，”陈庆山痛心地点画着自个儿的光腚兄弟说，“你咋不睁眼看看工地上大家伙的革命干劲儿呢？到底谁在装穷叫苦？谁在挺起胸脯子，迎着困难上，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你，你，你这都是替谁说话呀？”

“替谁？替咱五队的贫下中农说话！”梁满囤理直气壮地回答道，“五队头年先遭了一场粘虫害，后遭了一场涝套雨，庄稼减产五六成。就拿谷子来说吧，秸棵细得象线香，谷穗瘦得象狗尾巴草。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谷草歉收，拿啥喂牲口？实话跟你说，眼下牲口都使掉膘啦！快成了瘦骨龙喽！偏偏你这总指挥还一个劲儿地催我再出两挂车，这不是催命吗？”

“满囤，你先别咋呼。五队的人吃马喂，我掰着手指头也能给你算出来。你们还有五千多斤谷草，二十几匹牲口，半个月断不了溜儿……”

“半个月以后，牲口就得扎脖挂起来啦？”

“你又不是耍驴皮影的，谁让你把牲口扎脖挂起来呀？”

“我没工夫跟你闲磕牙。你倒是说说，没有谷草该咋整？”

“打风稗草。”

“打风稗草？”

“对！”陈庆山把大手一挥说，“支委会上决定的事，你总当耳旁风。说你丢掉了贫下中农的自力更生精神，当了人家

富裕户的传声筒，你还不服气！”

“当然不服气！反正明儿个出车的事，我回去还得再商量商量。”

“商量可是商量，别再一屁股坐在富裕户的怀里。”

“你咋总给我扣这顶大帽子呢？”梁满囤不由火了，扬着脖子，提高了嗓门说，“你说话得有根有蔓儿！”

“要根蔓吗？好，我可以一件一件地给你摆。就先说你那个连襟吧！……”

陈庆山的话没说完，满囤又叫了起来：“我连襟咋的？就算李富贵是富裕中农，我也是吗？”

“我是说你受了他的影响。”

……两个光腚兄弟，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又争吵了起来。

庆山和满囤正激烈地争辩着，冷丁插进一个人来，打断了他俩的话头。这人四十五六岁光景，一身好打扮。头上戴一顶没拔针的蓬蓬松松的青黑色大貉壳帽，身穿一件大半截的黑咔叽面剪茬羊皮袄，脚上穿一双铜钱厚的红褐色牛皮靴，里边是一双雪白的高腰毡袜，让半截小裹腿给缠住了。他中等身量，刀条脸，红鼻头，颌下有几根黄胡须，一双滴溜溜乱转的小眼睛，平素总好眨巴，而且眼睛一眨巴心里就冒出一个道眼，因此落下一个外号“嘎巴眼”。这人正是刚才庆山提到的满囤的连襟、翻身屯五队的富裕中农李富贵。

刚才，李富贵一听见收工的哨子响，还没等干活的人直起腰来，就忙不迭地扛起铁锹，恨不得多长两条腿，头也不回地一溜小跑朝翻身屯五队蹿去。一边急走，一边在心里叫

苦：“真能折腾人，这号鬼天头干啥活呢？猫在家里的热炕头上，捏着小酒壶喝上两盅，还不大离儿！”李富贵走了一段路，忽然又想起来：收工以前，不是跟满囤说好一块堆回屯，自个儿有事跟他核计吗？咋这样急火燎腚地往回蹿呢？真是……真是……。李富贵想着又急忙折回身来找满囤。不曾想，正遇上满囤和庆山在争论啥。心里不由一动：有话为啥不当着他俩的面说呢？想着，便凑过去装出一脸苦相说道：“我有件为难遭窄的事，正好你们两个头行人都在这儿，我想说道说道。”

梁满囤听了不由一愣，暗自想道：“我这个连襟家不缺吃，不缺烧，柜子里存着成沓的人民币，还有啥为难遭窄的？”

陈庆山瞥了梁满囤一眼，嘴角不由挂上了嘲讽的笑意，问李富贵：“你也为难遭窄了？”

李富贵一本正经地回答道：“连着遭了三年灾，底子都折腾空了，谁家的日子不窄巴？明儿个我想请天假。”

“请假？”陈庆山盯视着李富贵那不断嘎巴着的两只小眼睛，心想：这家伙又想出啥盘盘道儿来啦？

“嗯哪！想到外屯去借点粮啊！”

“借粮？！”梁满囤万没想到李富贵能说出这句话来。不由瞪大一双眼睛问李富贵，“他大姨夫，你说啥？”

“借粮呗！”李富贵暗哑地重复着。

陈庆山在一旁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李富贵连忙向梁满囤递个眼色，囁着牙花子说：“有啥法儿呢？我家里都快揭不开锅啦！”

梁满囤这才省悟过来；原来，李富贵是在造舆论哪！

前些日子，李富贵不知从哪儿探听到，说上边要给头年受灾地区发放救济粮了。便缠上了他的连襟梁满囤，说啥也想抠扯一点。梁满囤没答应，对他说：“你别见缝就插针，说你是缺粮户，连三岁小孩也不信。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李富贵说：“常言说，张口三分利。就是不给，也扬扬风，让大伙知道知道，我李富贵家的底子也空喽！”过了些天，满囤遇见他的连襟，竟打了个唉声，摇了摇头，说：“别说你这富裕户，就连我这困难户怕也摊不上了。”李富贵惊问：“那是因为啥？”满囤说：“赵大叔提出了不当伸手派，自力更生，战胜春荒的办法：不要国家的救济粮，发动党团员、贫下中农精打细算，节约口粮，实行‘瓜菜代’；社员之间开展互助互济，把节约下来的粮食调借给真正缺粮的困难户。让国家把救济粮发放给比咱们灾情更重、困难更大的兄弟社、队。”李富贵一听，顿时嘎巴着眼睛问满囤：“他二姨夫，你赞成啦？”梁满囤沉吟着没有回答。李富贵嘿嘿冷笑了两声说，“老赵头这是个邀功买好的招数儿。本来嘛，人家家里足吃足喝，还要啥救济呢？这一来，可苦了象你这样的困难户喽！再说，国家既然给，为啥不要呢？饥荒多了愁人，粮食多了还愁人吗？满囤，你细琢磨琢磨，老赵头要了这么个招数儿，不就是想给他那个省劳模的牌子多添几笔彩吗？”……

满囤正思前想后地痴愣着，就听庆山问他：“满囤，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

“说啥？”满囤从沉思中清醒过来，愣愣地望着陈庆山。

陈庆山意味深长地说：“谁在装穷叫苦？这回，你总该瞅得清清亮亮的了吧？”